

詩語背後

橋頭：一脈千秋入福海(二)

橋頭村兩座林氏祠堂，一為橋西村的「可隱林公祠」，是區級不可移動文物；一為橋南村的「振南林公祠」，亦名林氏宗祠。兩座祠堂前各有一方斜臥石碑，形如一本打開的書，上刻碑文，稱兩祠均始建於明代，重修於清代。但可隱林公祠大門外另立有一金屬牌匾，是寶安區文廣旅局為介紹文物保護點而立，稱該祠堂始建於元代，橋頭社區新編印的村史畫冊《嶺南歲月畫橋頭》採用了這一說法。另據《橋頭村志》記載，兩座祠堂均始建於元代，且振南林公祠是清嘉慶年間族人重修祠堂時，由元厚公祠改名而來。

考慮到可隱公是元厚公(振南公)的兒子，如果上述說法屬實，可隱林公祠是與振南林公祠同時代修建的，甚至先期修建，裏面就有些故事了。我就此請教橋頭社區黨委書記林創基，他說由於年代久遠，族譜又被毀，村裏已沒有人說得清楚這個事情。不過，他倒是向我介紹了家族代代相傳的橋頭村何以分成橋西、橋南兩部分以及其中的恩怨糾葛。

振南公舉家遷往橋頭立村後，經數代經營，漸成規模。四房子孫各有好強者，免不了產生一些糾紛。後來，由於可隱公夫婦相繼離世，長房子孫經常受二房、三房欺負，進而發展到家族祭祀時也不按既定的長幼排序。長房子孫憤而遷往村子西部，另立新村，尊可隱公為開村始祖。於是，橋頭林氏一分为二，即橋西村和橋南村，各立祠堂祭祀。但長房與其他幾房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就此化解，田邊地頭，時有爭執，1944年兩村遷發生家族械鬥。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土地入社，設立橋頭大隊，橋西、橋南林氏之間的矛盾才逐漸消弭，現在兩村村民的來往已完全不受影響了。

在橋頭社區西南部，有一條東西向的大馬路，名「重慶路」，全長22.9公里，由橋頭村直通深圳國際會展中心。我原本以為這個路名取自我的老家重慶市，其實不然，它來源於路邊的一個古村落——重慶村。說起來，裏邊也有一段充滿辛酸卻不乏勵志的故事。

重慶村並不是官方名稱，而是該村村民自己的叫法，正式文本上記載的是灶下村，為橋頭社區五個自然村之一。數百年來，灶下村一直是橋頭村第二大姓陳氏族人的主要聚居地。橋頭陳氏尊宋恩公為始祖，南宋末年因皇室姻親及避元之難，舉家從福建莆田遷往廣東南雄珠璣巷，繼遷東莞歸德里(今沙井街道)。宋恩公父親為當朝附馬，本人亦官拜侍郎。遷居歸德里三代之後，其孫敬德公分遷至橋頭村附近開基創業。當時橋頭一帶已為林姓佔據，林、陳兩族為爭奪土地水源，衝突不斷。據傳，陳氏一度被悉數驅離橋頭，無處可去，又糾集族眾打回來，逐漸站穩腳跟後，為慶祝再度建村而取名「重慶村」。東道主林氏卻不買賬，不承認「重慶」而稱之「灶下」，帶有貶義，意為陳氏只能在林氏灶下找飯吃。

陳氏宗祠始建於清朝初年，清代後期重修，上世紀八十年代再度翻修，磚木石結構，三開間二進一天井二廊坊布局。祠堂佔地約300平方米，比兩座各佔地220平方米的林氏祠堂還大出80平方米。而且，祠堂外牆門楣上「重慶村」三個鎏金大字和兩旁「愛國愛民為世代宗旨，如兄如弟乃一脈承傳」的楹聯，格外醒目。

在林創基先生引領下，我們慕名來到這座頗有歷史文化內涵的陳氏宗祠。祠堂很安靜，一位七十餘歲的長者在院子裏收拾枯枝落葉，拂拭拜台上的塵埃。長者姓陳，年輕的林姓書記與陳姓大伯



橋頭人引以自豪的牌坊。作者供圖。隨意地聊着家常，氣氛其樂融融，完全感覺不出兩姓間舊時的恩怨。陳大伯說，祠堂平常來的人不多，一些木質結構屢遭白蟻侵蝕，損毀嚴重。他自己偶爾會來拾掇一下，也幫不上什麼大忙，只是盡一份心而已。林書記開陳大伯的玩笑，說他是大地主，日子過得滋潤，平時的營生就是收租，沒事兒就來祠堂感恩祖宗。筆者作為陳氏後裔，又是重慶人，雖然彼重慶非此重慶，仍覺親切。遂步入陳氏宗祠，奉上一炷香，向陳氏先人祭拜。

正如劉斯奮先生所說，嶺南文化自帶一股「雄直之氣」。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先祖輩路藍縷開村立業的故事，世代流傳。待參觀完村裏的三座祠堂，不禁想起深圳作家王一憲面對被拆除的崗廈文氏宗祠「五房祠」遺址時那聲感嘆：如今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五房祠內外曾經發生過的那些故事，它熱鬧過，溫暖過，殘酷過，也轟動過……

橋頭村的村民現已搬入新樓房，一片現代化小區，建在當年村邊的田地魚塘上。村民按每人50平方米、每平方米1,500元的成本價購買，村集體再以裝修費補貼的形式返還。小區被命名為「橋頭鴻德園」，拔地而起的高樓、咖啡色牆體、藍色落地玻璃窗，在高天麗日下恣意抒發着深圳原居民的風采和氣派。對面不遠處，矗立着讓橋頭人引以自豪、據稱為全村帶來好運的牌坊，設計精美，材質考究，上刻數副楹聯，而主聯尤其大氣磅礴：

橋迎紫氣名村煥采千秋瑞 頭冠青雲盛世昭輝百業昌

字裏行間

黃仲鳴

李敖考據法

有友問：「有沒有李敖的《歷史與人像》？」衝口而出：「當然有！」說罷便後悔。因為書山亂疊，要尋之談何容易？無可奈何，在學校圖書目錄一查，居然有！而且還是文星舊版，於是立往借之。

最令我感觸的是，這書竟是「陳福霖教授贈書」（扉頁有雕章蓋印）。陳教授者，乃早年所識學人也，曾在我校任英文導師。問之歷史系同事，稱：「認識他。退休久矣，迄今仍健在，不過很久沒見了。」阿彌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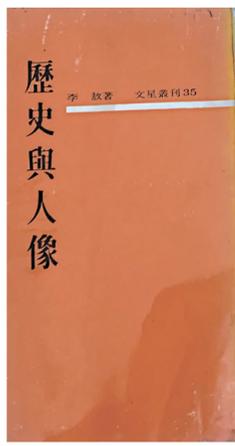
陳教授這本《歷史與人像》，列為「文星叢刊」第35種，初版於1964年1月25日，這本是再版，1965年4月25日。不知一版印數多少，然短短年餘即重印，可見當年李敖之受歡迎。李敖生於1935年，書中文章當是他少壯之作。據《自序》云：「最早的一篇是《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是我十七歲高中一年級時寫的；最晚的一篇是《李易安再嫁了嗎？》是今年（1963）四月寫的，我已經二十八歲了。」

從這本書可以看出李敖的「歷史功力」。回首那年，我一介少年，喜愛譚嗣同那首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張儉」、「杜根」可考，獨有「兩崑崙」，諸家紛註解，卻沒有合理之說，都是推測而已。李敖出手，撰《兩崑崙考》，列舉各家之說，再而引出陶菊隱一孤證，認為「兩崑崙」者，指單刀王五與胡七也，二人武藝俱屬崑崙派，曾勸譚嗣同出逃，譚死志已決；胡、王其後謀劫法場，終因警戒森嚴作罷。李敖說：「『兩崑崙』的解釋似以陶菊隱這個說法較為貼合妥貼。」對這個「考法」，當年我認為亦不甚「妥貼」，但李敖時僅23歲，採此研究法，排除各家所說，得出自己結論，然仍認為是「似」而已。可見他治史的嚴謹。

《歷史與人像》頗多考據文字，如《行李考》《宋帝始生異象考》《李易安再嫁了嗎？》《紀翠綾該生在什麼時候？》。最為特別的「考」還數《紀翠綾》。文章開頭就說：「十多天來最轟動的一件案子——『俠作作家入帷幕，滑稽影星動刀』。」這個武俠小說家名蕭逸，「滑稽影星」是魏平澳，這件殺人未遂、通姦罪發生於1962年，轟動台灣。紀翠綾是魏平澳之妻，與蕭逸偷情，遭魏揮刀砍傷；輿論一致聲討紀翠綾，李敖迅作反應，歷舉通姦罪在古時的刑法和判決，為紀翠綾「開脫」、紓解。這種考據法，除證李敖讀書多之外，也顯出他逆眾而評的作風。

不過，李敖在下筆前，先作筆記，再據之而分析。上述多篇如是；另如《袁世凱的祀孔》《宋禁科場書》，李敖自己都表明是筆記。考據前羅列資料，再而用排解法，提出自己的證據和結論。

《歷史與人像》雖是李敖少作，卻已顯出他的才華，李敖的研究方法，值得後生一輩仿效。



李敖少作，已顯才華。作者供圖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AA制、AB制、AO制

假設2人或以上往用膳，點了幾道飯菜一起吃。有人叫「攤分賬單」，即賬單按人頭(平均)分擔，變相各自支付餐費。這種付賬方式叫AA制，後來在華人社會裏也流行了這個用詞；西方人叫split the bill。

假設2人或以上往用膳，只是同搭並各自各點食物。如當中某人說由他結賬，有人說不用客氣，AA制好了。意思也就是各自支付餐費——「分單」，而不是「攤分賬單」；西方人叫go Dutch。

究竟AA這兩個英文字母代表什麼，說的只管說，從沒理會它的出處。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互聯網興起，不少網民包括一些所謂粵語專家先後在網絡上發表其「看法」：AA是一個英文縮寫，不離以下可能性：All Apart/All Average【(全數)攤分，可不合文法】Arithmetic Average【數學名詞，算術平均/平均數，可正統講法是Arithmetic Mean/Average】

多年來，筆者不認同以上應屬穿鑿附會的看法，但又未有任何可立論的觀點。幾年前，筆者在寫一個歇後語時有所啟發：潮州音樂——自「己」願自「己」AA制不就是自「己」給自「己」份兒的「制度」嗎？並由此衍生：己己制「己」英文「I」，就變成了「II制」；II與AA音近，就說成了：AA制

現今世代男女平等，男女雙方在感情建立的初期，不像從前般男性是當然的付款方，AA制不存在任何爭議。然而這個現象會隨感情增長而有所改變，此時男方此等行為可視為對女方的一種承擔。AA制後來引申至各種場合上，如一起去旅行、共同分享工作資源等。近年有人在AA制的基礎上創作了AB制和AO制(A零，不少人誤以為AO)。AB制中，一方「不是全數」付賬，意味着另一方「部分」付賬。AO制中，一方「全」數付賬，意味着另一方「零」付賬。

對於「請客」，以下是一些英文的講法：今餐(等)我嚟!/今餐讓我付賬 Have it on me!/It's on me!

呢round我嘅! /這輪的飲料由我付! I'll shout!/It's my shout!

我請客! /由我來請客! It's my treat!

中國人傳統好客，聚餐時無論是各自用餐還是一起用餐，「爭埋單」(搶着付賬)的情況非常普遍。最搞笑的還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爭吵打架時而有之。有人就提議不如各自付賬，免傷和氣。就是這樣，一種顛覆中國人固有傳統的飲食付賬制度應運而生。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把這個制度正名為AA制，適用於以下兩個情況：

來鴻

郭泓林

緣分

2005年春，南方的小城帶着微涼，空氣裏飄着白玉蘭的香氣。城南那家舊書店，安靜而質樸。店主老張年過六旬，鬢角花白，大多數時間在櫃檯後擺弄收來的舊書，遇到順眼熟客，偶爾會遞一杯熱茶。

那一日，天有些陰，李明第一次走進書店，穿着舊軍裝，隨手翻起金庸的《射鵰英雄傳》。他喜歡俠肝義膽的故事，似乎平凡生活裏找到了些許嚮往。

不一會兒，林芳也推門進來。這個軍區醫院的護士，穿着白色外套，額前的劉海微微捲曲。她徑直走向文學書架，翻開一本《平凡的世界》。兩人無意間對視。他記住了她明亮的眼眸，她也忘不了他英俊的面孔。

那之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他們書店碰面的時候多了起來。李明會陪林芳挑書，聊起書裏的情節。林芳愛吃門口賣的糖油果子，每次都會遞給李明一個。

2006年初，李明接到任務，需前往西南邊境執行任務。他匆匆寫了封信，託老張轉交林芳。信還未送出，林芳也被調往四川某個小城基層部隊支援醫療建設。

兩年過去。2008年，汶川地震來得猝不及防。作為記者的我，第一時間趕往災區。一路顛簸穿過坍塌山路，耳邊無線電裏傳來指令，心裏是前所未有的緊迫感。抵達災區後，我被分配到臨時醫療點。帳篷簡陋，醫護人員忙得沒停。空氣裏瀰漫着消毒水的氣息。混亂的人群中，我注意到一個瘦削的女孩，她動作熟練地為一位老人包紮傷口，神情堅定，眉宇間透出疲憊，胸牌上寫着「林芳」。採訪間隙，我們有了簡短交流。她聲音不大，卻透着從容與淡然。那個城南的舊書店，以及她的芳心暗許，也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了我的身邊。「或許很難再見到他了吧。看來還不是真正的緣分。」林芳講完，臉上浮出淡淡的遺憾。

幾天後的傍晚，我在救援點聽到有人喊：「李明，你先歇會兒！傷還沒好，別逞強！」我愣住了，那個名字瞬間在腦海中閃過。我走近，一個士兵站在瓦礫旁，滿身灰塵，胳膊上纏着髒兮兮的繃帶，軍裝已染成深褐色。他臉

上疲憊，眼神卻鋒利。我試探性地問他：「你是李明嗎？」

他微微抬頭，眼中有一絲戒備和沉默。我急忙自我介紹，說剛在醫療點採訪到一位名叫林芳的護士。他的表情瞬間僵住，眼中閃過複雜情緒：有驚訝、茫然和些許不敢相信。他微微張口，似乎想說什麼，卻沒有發聲，那種沉默讓人感到他心中壓抑的情感。

我告訴他，林芳還在醫療點照顧傷員。他眼神一亮，什麼也沒說，跟着我快步向醫療點走去。一路上他一言不發，但我能感受到他的緊張與激動。

走進醫療點，林芳正蹲在一個孩子旁邊檢查擦傷。她抬頭，看見李明站在眼前時，愣住了。兩人對視片刻，彷彿一切盡在不言中。沒有擁抱，也沒有多餘的話，他們只是彼此望着，確認這場重逢的真實。

救援結束後，我們一同返回小城。周末，林芳提議去老張的書店看看，我便跟着他們一起去。書店依舊如故，門口的糖油果子攤冒着香氣。

老張來到他們，笑着說：「哟，你們終於來了！」我們在書店裏隨意翻看書籍時，老張忽然從櫃檯下翻出一個信封：「當年你讓我轉交給林芳的信，還在呢。」

那封信已泛黃，像是等待了許久。林芳接過信，緩緩打開，字跡依舊清晰：「林芳，我不知道這封信能不能送到你手上。部隊有任務，我必須出發。希望你能等我，我們的故事還沒結束。」林芳讀完信，輕輕嘆息，將信小心收進包裹。李明站在她身旁，低頭看着她，沉默不語。

那天傍晚，我們坐在書店門口，看着街上人來人往，品着老張端來的茶，夕陽餘暉灑在每個人的臉上。生活並未因重逢發生什麼劇變，李明繼續服役，林芳回到醫院工作。他們偶爾來書店坐坐，挑幾本書，吃串糖油果子。日子平凡，卻多了一份踏實的陪伴。跨越時間與距離，雖無轟烈，終在平淡中生根。而那封遲到的信，像段遙遠的信箋，最終被時光溫柔歸還。我心想，這才是真正的緣分。

Let's go Dutch. 埋單埋單囉，講咩 go dutch, 「去荷蘭的」呀? 《粵語講呢啲》 AA制、AB制、AO制

詩詞偶拾 與雪為伍(組詩) 渴望一場大雪 一場雪對土地的覆蓋 絕不止於裝飾 山河顛沛 我能夠想像這種親近 它瓷器的光澤會一直滲透下去 每一次和雪對視 眼裏的湖水就一再退卻 連同污濁和灰暗 雪色綿延，心胸闊大 還有頭頂，越來越接近事情的真相 那純淨，越來越接近事情的真相 陽光，是眾神遞交下來的手 沿著殘缺和冷 輕輕拂過 在冬天，雪的加持 讓一簇光禿禿的樹 有了被撫慰的愛意 時光自上而下，像雪一樣 落在我的頭頂 狂風在我和一棵樹之間 狼狽 這是我們共同的命運 天空依舊灰白 一群鳥飛來了，兩隻鳥飛來了 這些信使帶來的消息 讓一個大悲之人，突然就 忘記了悲傷 窗外風聲正緊 一場雪遲遲不來 每人都明白 這就是我們無法左右的 左右時光 整整三十年了 父母早已入土為安 我們仍在此個世上 奔波 少不更事的年月 冬天我們用圍爐的方式 取暖 通紅的爐火映照各自的臉 也異常興奮 圍爐 冬雪漫長 適合一場大雪 驟然降臨